

文 / 张哲瀛

戏剧舞台上的婚礼

——评第十一届中国戏剧节剧目

《金锁记》、《死水微澜》与《鲜儿》

【摘要】爱情与婚姻是文学创作的永恒母题。第十一届中国戏剧节上,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八部精彩剧目中,有三分之一属婚恋题材。京剧《金锁记》、川剧《死水微澜》和龙江剧《鲜儿》这三部戏都在剧中或直接或间接地呈现了婚礼仪式的不同部分,其表现手法各有特色。文章具体探讨了此次戏剧节舞台上所展现的婚礼场面。

【关键词】戏剧节;《死水微澜》;《金锁记》;《鲜儿》;婚礼



川剧《死水微澜》剧照

要为“婚恋题材是文学创作永恒母题”这一命题找到充分证据,恐怕不难。第十一届中国戏剧节上演的二十八台戏中,有三分之一的剧目都是婚恋题材,很多剧目都在舞台上直接或间接地呈现了婚礼的场面,例如,《唐琬》呈现了有江南特色的传统中式婚礼,《呐喊窦娥》展现“花童、婚纱与西装”的西式婚礼。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,戏剧演出往往不会在场上展示全部的婚礼,只是展示一个片段或一个角落,或者干脆通过间接手段传达给观众。本文具体探讨京剧《金锁记》、川剧《死水微澜》、龙江剧《鲜儿》这三出在此次戏剧节上演的戏中的婚礼场面。

京剧《金锁记》在舞台上正面展现了两场婚礼,一场是三爷季泽的,一场是七巧的儿子长白的。第一场婚礼虚实结合,写实的是舞台中心有披着红盖头的新娘和热闹的吹打,烘托出江家上下喜气洋洋;写意的是七巧如同一个鬼魂冷眼旁观,台上的七巧是七巧的内心,婚礼仿佛被拉伸得几乎停止,只有七巧游离于其外。看着心上人季泽迎娶新妇,她一半欢喜一半忧愁:欢喜季泽也许不会再流连外面花花世界,二人或多些时间相处;忧愁两人即使是长时间相对,自己却是不知如何了解季泽的真心。创作者用现代的手法让新娘、七巧与季泽同时处在舞台上

作者简介 张哲瀛,厦门大学中文系戏剧戏曲学专业研究生。

共同进行婚礼，而新娘只是一个意象，一方面象征真实的季泽的婚礼，一方面象征着七巧梦想中的自己。

第二场婚礼是长白与寿芝的，七巧在这时已经变成了阴郁乖戾的女人，有极强的控制欲。这场婚礼也是以虚实结合的手法来表现的。蒙着盖头的新娘与长白双双牵着大红的婚绳，这是写实。然而，七巧未让新人如愿进入美满的婚姻生活，而是将他们控制在自己吸鸦片烟的烟榻周围，让一对新人一圈又一圈的打转，而七巧自己用手去摘象征婚姻的红球，却又永远都摸不到。这种虚写的手法表达的很直接很透彻，七巧无法控制自己的婚姻，或许她可以通过掌控儿子的婚姻以满足自己的欲望。婚礼结束，新娘独自走向舞台中央那个巨大的像棺材一样的黑洞，七巧招招手，让儿子与自己一同躺在烟榻上抽鸦片烟。此时，长白的动作像木偶一样，并且不发出一点声响。

《金锁记》中的两场婚礼运用的都是虚实结合的手法。或虚或实的婚礼场景，蒙着红盖头的新娘，礼乐与哀乐的吹打，七巧大段的内心独白，让观众亲眼目睹戴着黄金枷锁的七巧三十年来“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，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”（张爱玲）。

川剧《死水微澜》也有两场婚礼，与《金锁记》的两场婚礼不同，《死水微澜》中的两场婚礼都是女主角邓幺姑自己的婚礼，都是通过送亲队伍来表现的。

《死水微澜》的第一场婚礼，邓幺姑嫁到天回镇，喜气洋洋的邓幺姑尚并见到新郎本人，先见到了象征财权的掌柜椅。当晚，独处婚房的邓幺姑满心喜悦，几分羞涩几分甜蜜，却又大胆热辣地表达了对美好生活和爱情的渴望。第二天清晨，邓幺姑见到醉倒在房门口的罗德生，以为他是自己的丈夫，对他一见倾心，不料此人却是自己傻丈夫（蔡兴顺）的大老表。这场婚礼是写实的，着重描写了邓幺姑待嫁、盼嫁又得嫁的细腻的情感与突出的个性。她不是传统的温柔似水的女子，她是敢爱敢恨的，见到仪表堂堂的罗德生就情不自禁，勇敢示爱；见到半憨半痴的傻丈夫就沮丧失望。她是不甘于平凡的，要追求自己渴望的东西。

举行第二场婚礼，是邓幺姑的无奈之举。罗德生被死对头顾天成抓住了把柄，顾天成要挟邓幺姑（这时已经是蔡大嫂了）嫁给自己，邓幺姑为了保全罗德生、自己的丈夫与儿子答应了顾天成的要求。婚礼的场面与第一场一样，大红的嫁衣、随亲的队伍，不同的是队伍的步子缓慢沉重，配合着不知是悲是喜的鼓乐声，邓幺姑面容凄惨，缓缓跪倒在地。婚礼本应是新生活的开始，《死水微澜》却以交织着牺牲与仇恨的第二场婚礼结尾。在婚礼中，她念到“大老表，我等你回来”，这充分展示出邓幺姑有情有义的性格，顽强、独立的生命力，即使嫁做他人妇，她也要保留自己内心的一份情感。“死水微澜又静，何日风暴起大波”，邓幺姑期待波澜与风暴。

龙江剧《鲜儿》改编自电视剧《闯关东》，它在舞台上再现了电视剧中一名传奇女子鲜儿的坎坷人生经历，用一定的长度正面演绎相爱却不能相伴的两个人——鲜儿、朱传武的婚礼。这两场同时进行的婚礼，都用两张婚床来代表洞房花烛夜，还

有带东北秧歌特色的闹洞房的姑娘小伙欢喜的舞蹈。一边是朱传武与秀儿在朱传武家中，一边是鲜儿与震三江在二龙山的土匪窝。两场婚礼在同一舞台上的两个表演区同时举行，两张婚床，两对新人。传武与鲜儿不得以分离了，但是两人心中都念着对方，情深意切，精神几乎崩溃。观众“眼睁睁”地看着一对有情人“近若咫尺，远在天涯”，这种痛苦通过直观而鲜明的艺术化对比，令观众的感受更直接更刻骨。

龙江剧《鲜儿》整体上表演得豪迈大气。然而，它以女子鲜儿为主角，以讲述鲜儿的情感为中心，其情感抒发的细腻婉约，丝毫不逊于以抒情见长的越剧、昆剧。鲜儿、朱传武的两场婚礼足以证明这一点，并且其表现手法更具艺术张力。

《金锁记》、《死水微澜》、《鲜儿》这三部戏全是改编剧。其原著本身的艺术起点就比较高，三部戏虽属不同的剧种，但文学性与舞台水准相差不大。三部戏都以女性心理特征与感受为出发点，讲述“一个女人与两个男人”的纠葛。这三个经历了两场婚礼的女人，都是悲剧式的女子，在自己的婚礼或别人的婚礼上，热闹的场面与女主角的心理状态对比强烈。《金锁记》有一个象征婚礼的新娘，《死水微澜》有随亲的队伍，《鲜儿》有象征洞房花烛夜的婚床。虽然展示婚礼的部分不同，相同的是，三出戏都是女性的婚姻悲剧，热闹的婚礼与女主角悲哀的情绪或不幸的遭遇相对，让人百感交集、五味杂陈。

人们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婚礼可以了解一对新人的感情亲疏、一个家族情感的表达方式、一个地域的风俗民情、一个民族的喜好与禁忌、乃至伦理与宗教。而舞台上的婚礼有喧嚣的锣鼓、华丽的锦衣、繁复的仪式，可以满足“爱看热闹”的观众，使他们了解到一出戏的地域色彩。婚礼仪式本是象征幸福美满生活的开始，但在一个女性的悲剧婚姻中，婚礼可不是这样的作用了。当悲剧一词被智慧的网友幻化成具有喜剧感的网络词语时，“人生是一个茶几，上面摆满了杯具（悲剧）”这句话对这三出戏要修改成：“婚姻对女人来说往往是个茶几，上面摆满了杯具（悲剧）”。第十一届中国戏剧节上的这三出戏，给看戏的我们留下了一些思考，女性的婚姻悲剧到底是谁造成的？恐怕不能再说是万恶的旧社会了。答案还要在现实中寻找，但生活本身是不会自己开口的。



京剧《金锁记》海报（台湾）